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国内革命战争

ZHONGGUO
XIANDAI JUNSHI
WENXUE CONGSHU

碧血黄沙

黎汝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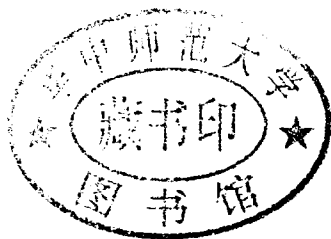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第一辑:国内革命战争)

碧血黄沙

黎汝清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血黄沙/黎汝清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国内革命战争/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301-8

I.碧…

II.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61 号

碧血黄沙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471千字

2009年1月修订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171-301-8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人 物 表

——我 方

陈昌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

安宝山：红五军骑兵团参谋长。

张琴秋：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尹洪菲：西路军地方工作部科长。

江子文：西路军政治保卫局特派员。

江子敏：西路军前进剧团演员，江子文之妹。

杜丽珍：西路军总医院护士长。

于家林：英雄团政治处主任。

李大壮：妇女先锋团战士。

——敌 方

马元海：字子涵，马家军临时参战部队总指挥。

张慎之：马家军临时参战部队总参谋长。

马龙飞：黑马旅一团团长。

马步芳：国民党新二军军长。

——其 他

田世昌：盗马帮首领。

马向真：原马仲英的随军阿訇，隐士。

马正良：黑马旅马家军之鹰，马向真之子。

万中元：考古学家。

旺迪登巴：尧乎儿族（解放后称裕固族）青年，向导。

诺尔布藏木：蒙古族中年人，向导。

郭元亨：万佛峡道人。

目 录

· 第一卷 重返绝境 ·

第一章 猖狂追击	2
第二章 你算个屁	5
第三章 甘新路上	9
第四章 黑马队的奇袭	11
第五章 胜利的眩晕	13
第六章 心理重负	17
第七章 龙渠会议	19
第八章 特别批准	23
第九章 倪家营子	28
第十章 营地之夜	32
第十一章 被撕裂的婴儿	34
第十二章 血战第一天	39

· 第二卷历史之秘 ·

第一章 血战后的狂欢	45
第二章 秘密与目标	49
第三章 梦想与现实	52
第四章 馨庐之谈	55
第五章 危险的试探	59
第六章 永昌之夜——审俘	63
第七章 永昌之夜——宝藏	66
第八章 永昌之夜——论史	71

· 第三卷兵败祁连 ·

第一章	最后的愿望	78
第二章	庄严的毁灭	83
第三章	出卖者	86
第四章	过去的传说过去的歌	89
第五章	濒临绝境	93
第六章	石窝分兵	96
第七章	兄妹之间	99
第八章	生离死别	102

· 第四卷大军西征 ·

第一章	旺迪登巴	107
第二章	风雪之夜	111
第三章	两哨兵	117
第四章	换向导	120
第五章	雪崩	125
第六章	万佛峡	127
第七章	黑风	134
第八章	黄安老乡	136
第九章	星星峡	140
第十章	哈迪尔	143

· 第五卷命运多舛 ·

第一章	古庙之夜	148
第二章	生死之间	153
第三章	他与她	156
第四章	她所知道的	160
第五章	她所不知道的	163
第六章	难言之隐	166
第七章	她向他开了两枪	168
第八章	重新集结的一群	170
第九章	绿洲城	174

· 第六卷前程难测 ·

第一章	海市蜃楼	179
第二章	杀俘	181
第三章	救援	183
第四章	隐居	184
第五章	人生奇缘	186
第六章	教义	189
第七章	家史(一)	193
第八章	家史(二)	196
第九章	野外	197
第十章	盗马帮	202
第十一章	不成功的营救	206
第十二章	古楼兰的诱惑	208

· 第七卷归宿,归宿 ·

第一章 酒后密谈	214
第二章 化名者	215
第三章 慎之终于慎之	218
第四章 麦加朝觐	221
第五章 马元海之死	224
第六章 悲歌	228
第七章 多伦多风雪	231
第八章 尾声	232
答编者问	241
——代后记	

第一卷

重返绝境

第一章 猖狂追击

史料：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鉴于敌情变化，中央军委即考虑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以实现西北抗日的新局面。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陆续指挥西渡黄河，共渡过二万一千八百余人。其中三十军辖八十八、八十九两个师共六个团，九军辖第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共六个团，五军辖十三、十五两个师共四个团，另有总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广大指战员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决心为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

由于河东红军主力在麻春堡、官桥堡地区多次设伏诱歼胡宗南部未果，而敌人已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之敌的通路，并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割断。

十一月八日，党中央和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没有执行的可能，准备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一、二方面军）、北路军（四军、三十一军）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要求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党中央和军委在《作战新计划》中提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十一日，党中央及军委下达命令，决定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为主任、徐向前为副主任，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军政委员会是西路军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

西路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与马家军连日苦战，在给马家军沉重打击的同时，自己也损失惨重，在高台、临泽失守后，在倪家营子地区又苦战二十余天，红西路军面临着险要的前景。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突围东返，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马家军的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宪兵团紧追而至……

马龙飞的黑鹰团风驰电掣般地向西洞堡奔驰，戈壁滩的砾石，在马蹄的撞击下像吃惊的蚱蜢，惶然四散跳起，高举在黑色狗皮大帽之上的长刀，闪着粗野的寒光，天地间弥漫着蒙蒙尘埃，像预告大火来临的轻烟。

马龙飞挥动着七星军刀，带头急驰，就像依山刺出的黑剑的锋尖。他的胞弟马龙腾——三营营长，紧随他的身后，他们都崇尚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死打硬拚，身先士卒”的战斗作风。

按说，这把黑剑的锋尖应该是马元海本人，现在他却跟随在黑马旅后面，他的乌骓马因不能带头驰骋，委屈得曲颈扬头，喷鼻狂啸啾啾嘶吟，他又记起了两天前的一场激烈争执，他的参谋长用半关切半揶揄的言词降服了他。

倪家营子东郊那一幕也真叫惊险，那生死攸关的一瞬，足令马元海铭记一生。

红西路军由于高台、临泽接连失利，元气大伤。因势孤力单反而勇气百倍，激发出血战到最后一口气的决心，二十余天的血战有损无补，为了摆脱全军被歼的命运，争取战场主动权，西路军总指挥部决定突围东返。

突围的部队像决堤的洪流，以山崩地裂之势冲垮了马家军的三层包围线。

马元海竟然只身匹马去阻拦突围的潮头，不惜遭受灭顶之灾。

他的青骢马立即身中数弹倾跌下去，他从地上爬起来瘸着被马压伤的腿还没有站直，一把滴血的刺刀带着千钧仇恨，猝不及防地直抵他的胸前，他的咽喉已经感到刺刀冲来的那股寒风。十分之一秒后，他将血花四溅，仆倒在沙场上……

就在这快如闪电的瞬间，一匹黑马突然撞进他与那把刺刀之间，其快其猛犹如出膛的炮弹，竟把那支步枪和持枪的红军冲出十米之外……

这匹黑马的驭手就是警卫排长马正良。

马元海立即拉过备用的乌雅马，左脚踩镫，正要骗腿上鞍，他的马缰却被参谋长拉住了。

“怎么？”马元海得意洋洋地说，“你看，那把刺刀连汗毛都不敢碰我一下，有胡达在上。”

“总指挥，这是侥幸，你就是再勇敢，也只能起一个士兵的作用！”

“你说什么？”马元海吼叫一声，“你瞧不起勇敢？滚到后面当怕死鬼去吧，别来拦我！”

“将在谋而不在勇！”

参谋长由于急切也粗暴吼了一声。

马元海只好从战斗队形里退了出来，痛楚地盯着参谋长说：

“以后我怎么服众啊？”

“身先士卒这是古代的信条，即使古代，为将之道也是智、信、仁、勇、严。你扳着指头数数看，勇是五个指头中的无名指……”

“那么你是大拇指了？”

“就算是吧！”张慎之故作自豪地笑笑，“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

“你别他妈的吹牛，当心我撤了你。”

“你撤不了，”张慎之安详地笑笑，“这是军长（指马步芳）私下里跟我交待过的，用我的智谋，用你的勇气，智在先，勇在后，而我，却希望你能变成智勇双全的总指挥。”

“这么说，我的参谋长并没有选错。”马元海狠劲拍了一下张慎之的肩头，拍的太重了，竟使不算过分瘦弱的参谋长向后趔趄了几步。然后推心置腹地说，“你要知道，我就像一个赌博迷，不下场憋得难受。”

马元海前面出现了行进中的撒拉族宪兵团。

黑马旅以骑兵特有的狂傲和优越感，从宪兵团旁边疾驰而过，飞溅的砾石和尘沙扑在步兵身上。

“快步啊，弟兄们，去晚了，就连破草鞋也捡不着啦！”

“别得意……”宪兵团的士兵们带着嫉意回击着，“从马上摔下来准比跌个跟头来得重。”

回答他们的是旋风般的驰骋和扑面而起的尘沙，蹄铁在戈壁滩上踏得火星飞溅。

马元海勒住马向宪兵团的士兵喊叫着：

“弟兄们，要快些追啊！共军正在龙首堡和西洞堡等你们啦！”

“总指挥，我们再快也跑不过四条腿的！”

“可是，打围子、攻寨堡就靠你们了，骑兵追上去踩住他们的尾巴，抓俘虏就是你们的任务了！”

“都是一伙叫花子兵，抓到俘虏也沾不了好处，还得养着他们！”

“怎么没有便宜沾？”马元海催马随宪兵团而行，宪兵们前前后后簇拥着他，“我唱个歌儿给你们听。”

共军有女兵一千四，
个个都是弘化女，
论功行赏发给你，
不用彩礼领回去。

宪兵团的士兵们乱哄哄地拥到马元海的马前，嚷叫起来：

“真的都是红花女？总指挥在逗我们！人家都说黄花闺女，可没有说红花女的！”

“笨蛋，我说的是弘化女，不是红花女，难道你们没有听说凉州城南有个弘化公主坟吗？那可是……”马元海回头问他的参谋长，“弘化公主是哪个朝代的？”

“唐朝！”

“对，是唐朝皇帝的女儿嘛！”马元海一时兴起，发挥了一下，“和文成公主是姊妹俩，一个进了藏，一个送到西域来！”^①

张慎之忍不住微笑，但他不想纠正这位自以为是的总指挥。

这却引起了马家军的极大兴趣。

“弘化女再多也轮不到当兵的！”

“你亲自抓住就是你的了！”

“这可是总指挥说的！”宪兵团的士兵们欢叫起来。好像弘化公主就在他们面前。

“绝不食言，可是，照你们这样慢慢腾腾，连个屁也抓不到，”马元海用马鞭向前一指，“给我跑步前进！”

不等宪兵团团长下令起步，他便扬鞭催马向消失在远方的黑鹰团追去。

马龙飞、马龙腾并马齐奔，狞恶的脸上洋溢着得胜者的倨傲，纵马狂追。

他们面前出现了纵横数十里的“风雕群落”。

这是西北黄土高原独有的一种地貌，当地人称之为“雅丹”。“雅丹”是维吾尔语，原意是具有陡壁的小丘，正像形成桂林山水的那种“喀斯特”地貌一样，是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观，是大西北漠风的艺术创造，也可以叫作“风化土堆群”。

不是名山胜景，胜过名山胜景。

覆盖着皑皑积雪的高峻的祁连山，挡住了西南方的温湿气流，北方的无阻挡的漠风如刀似剑，扬尘剥土，如水击岸，如浪淘沙，千年切磋，万年琢磨，凹凸不平的原始地貌，便呈现出奇特的形态。

大自然以它的神力在广阔的展览厅里，塑造出绝不雷同的别出心裁的艺术展品。

那些犹如风化石般的土丘，奇形怪状——

如雄狮，如猛虎，如爬龟，如坐猴，如圆塔，如炮垒，如废墟，如坟墓……有的什么也不像，其中梁峯连断沟谷纵横，处处散落着稀稀拉拉的抗干旱抗风沙的碱蒿子、索索柴、骆驼刺……在漠风中高吟低咏，像一曲古代的悲歌。

这一切在哒哒的马蹄下，变得沉默无声，像一个隐秘的童话世界。

从一马平川疾驰而来的黑马旅，在这里受到了阻拦，其中一匹没有及早收缰的马冲到海螺形的土丘上，人仰马翻……密集的队形前后紧接，立即发生了互相冲撞。

马龙飞命令放慢速度，寻路而走，就像黑色的潮头冲进礁石堆中，分成弯曲的波浪，在回旋中激荡奔流。

就在这时，一排枪弹向黑马旅劈面射来，四挺机枪从正面和侧面怒风般地向骑兵横扫。

马龙腾的马在土丘前直立起来，他看到眼前的土丘后面露出几顶军帽和黑黝黝枪口，没听见枪响，只看到枪口吐出的轻烟。

他的光板黑皮袄的前襟上噗噗噗爆开了三个小洞。只觉得被尘锥猛撞了一下，他的马刀向上一扬，翻跌下去，他的右脚没有脱出马镫，他的腹部中弹的坐骑嘶啸着转身狂奔，与后面的一匹马冲撞在一起。那个骑手也翻身落马，狼皮帽子像黑皮球似地在土丘间乱滚……

马龙腾被他的伤马拖出了几步，另一匹急冲而来的马来不及闪避，石白大的铁蹄正踏在他那装满了羊肉抓饭的肚子上，发出皮球爆裂的噗哧声。他一声嚎叫，血从口中冲出，像红色的喷泉射出一丈多远，溅落在米黄色的陡壁上。

又有几匹马从他身上踏过去。

^① 弘化公主和文成公主都是唐太宗的宗室之女，西域地区早在汉代就在中央政权有效控制之下，唐王朝初建，为了保持和加强这种控制，保证丝绸之路畅通，采取了武力威慑和亲政策。贞观十四年（640年）弘化公主与吐谷浑国王诺曷钵成婚。文成公主于贞观十五年（641年）与吐蕃王朝赞普（国王）松赞干布成婚。

马龙腾还没有死，他的滴血的脸歪扭着，伸出痉挛的手去摸他的苇叶长刀。这种刀与一般马刀不同，与红军的宽头的大砍刀更是相去甚远，它细长如剑，像拉直了的日式指挥刀，锋利轻便，挥舞起来呼呼生风。

马家军还特制了一种嵌有七颗金星的长刀。这是给作战最勇敢者的最高奖赏，在河西作战的部队中获此荣誉的只有两人——马元海和马龙飞。

马元海是一九三四年在“四马联军宁夏拒孙”的战役中^①，战功卓著得此奖赏；马龙飞则是在高台与红五军作战所得。马龙腾曾口出大言：第三把七星军刀将落他手！

马龙腾仿佛看到他的刀上有七星闪耀，想折身坐起，没有成功。

又一只马蹄踏在他的脸上，他喷出了最后一口血，吐出了最后一口气，七星的光芒在他的脑幕上闪了一下就熄灭了。

马龙飞脑子里这时才跳出了这四个字：“中埋伏了！”

急驰的马队像狂泻的激流，后退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率领他的黑鹰团先头营，迎着弹雨跃过土丘向前猛冲。

他的战马，有名的“黑钻石”，是他从马贩子田世昌那里夺来的神骏，竟然从两米高的土丘上跳了过去。这是平时无法超越的障碍，今天，它创造了奇迹。

“好马！”他赞叹了一声。这是一匹大宛马中的佼佼者，他宁愿把田世昌逼反，也把这匹千金难买的名马抢到了手。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遗患无穷，也不后悔。

他刀劈了几个伏击者，“黑钻石”踏过几个人体，冲开了伏击线的缺口，有十几匹马，跟着他像破网的鱼似地冲向埋伏阵地的纵深。

战斗是惨烈的，千篇一律却又绝不相同的拚杀。

马龙飞自傲于“黑钻石”的神奇，纵马猛冲，带着猝发的狂欢。他忘记了自己已经脱离了大队，只顾宣泄拚搏的激情，只顾展示胯下神骏的腾跃，就像在赛马场上，他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那种心情，那是一种陶然状态，忘了他的部队和他自身的处境。他是骑手，也是杀手，却不是真正的指挥员，包括他们的总指挥马元海在内，几乎都是临阵随意调拨，并无周密计划，仅是由于他们的勇猛、蛮力、精湛的刀法、高超的骑术，弥补了指挥上的缺陷。

马步芳深谙马家军指挥上的长和短，他派来了并非他的宗族和亲信的参谋长，协助马元海来对红军作战，但是，要改造一支部队的素质，那比蚂蚁登山还难。

马龙飞以他的单骑突袭，连连越过别的战马越不过的土丘、沟壑。他那手上高扬的是为全马家军所羡慕的七星刀！他那握刀的手像去捧奖杯那样兴奋得发抖……

他忘记了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团队，任马肆意奔驰。

前面出现的又是两米高的土丘。那“黑钻石”一声吼啸，前蹄呈八字形一跃腾空而起，前胸宽阔地敞开，两眼向着灰蒙蒙的远方，纵过土丘，正要凌空落下，这时，一支生锈的长矛斜矗着对准了它的前胸，借着它猛烈前冲的重力，插进它的腹腔。

那“黑钻石”长啸一声又向上纵了一纵，忽然歪倒下去。

马龙飞摔到两丈开外，如果不是那个持矛者也被震昏倒地的话，这个黑鹰团团长也就没有命了。

马龙飞立即翻滚起来，拎起那个跌在地上的持矛者，他惊讶地怔住了，眼前竟然是个孩子，从他脸上的稚气来看，最多也不过十五岁，腰间挂着一把拴着红布条的军号。“原来是个胎毛未退的小号兵！”马龙飞左手揪住他的领口，右手执着七星军刀，像要把他摇碎。

小号兵被马龙飞抖醒了，呆愣地看着凶煞神似的仇敌。

^① 这是历史上一次军阀间极为复杂的斗争，一九三三年夏，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所部四十一军开往青海。四马：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青海的马步芳、马步青，与孙殿英原无冲突，孙此次率兵西进，侵犯了四马地盘，四马拒孙联合阵线立即形成。

第二章 你算个屁

马龙飞不轻不重地把小号手推了一把，小号手竟轻飘飘地跌倒在两米之外，马龙飞的刀挥了起来，又停在半空，在瞬间犹豫了一下：杀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会不会给他的军刀带来羞辱？

这时，那个坐在地上的小号兵，顽强地站了起来，竟然向前跨了两步，和马龙飞怒目相视，毫无惧色。

这两个力量悬殊的对手，在互相怒视的五秒钟里，都清醒地弄清了对手的外形和处境：

小号兵面对这个三十多岁满腮虬须凶神恶煞般的壮汉，立即联想到关帝庙里手执青龙偃月刀的黑周仓；

马龙飞面对这个只有他腋窝高的披着破毡片的小号手，立即联想到在戈壁滩上手执牧羊鞭的孬娃。

一头恶虎盯视着一头羊羔；

一只兀鹫盯视着一只黄雀。

马龙飞从小号兵破毡缝制的马甲式的上装看上去，是个枯黄干瘦的小圆脸，沾满灰垢，干裂的双唇挂着血丝，由于寒冷，他的人中上挂着两行明晃晃的鼻涕。这是一张小叫花子的脸，只有那双睁大的眼睛天真烂漫深奥难测，像明亮的阳光，庄严宁静光芒四射，这是一双经过战阵的勇士的眼睛。他在小孩的眼睛里寻找恐惧，这是他所希望的，但找到的却是一种倨傲的神情，而这倨傲的目光带着一种轻蔑的冷意，利剑般地向他直抵过来，马龙飞觉得如针扎般一阵刺痛。

那眼睛是会说话的：

“你力气大，我力气小，你有刀，我没有刀，可是，我不怕你！”

“长大了，是条好汉！”马龙飞脱口而出，忍不住夸了一句。

小号手的嘴角抖动了一下，以毫不掩饰的轻蔑回答了这句情不自禁的夸奖，出现在似笑非笑的嘴角上的话，是火焰写成的：“我瞧不起你！”

马龙飞的心又感到了火焰的灼痛，他缓缓地举起刀来，那刀带着身经百战杀人如麻的威严，有千斤重，刀尖直指小号手的胸口：

“跪下！”

声音不高，却是一个杀手的满腔愤怒的爆炸，这两个字，缓缓地荡漾开去，漫过风雕群落，撞在祁连山上，那山也为之悚然一抖。

小红军没有抖，比巍峨的祁连山还要沉稳，岿然不动，他看着胸前那把滴血的马刀，仰起黄黄瘦瘦的小脸，对眼前的凶煞神睥睨了一眼，抖动的嘴上，竟绽出一个淡淡的微笑，他也缓缓地举起右手，用手背抹了一下鼻涕，回了四个字：

“你算个屁！”

这也是一声爆炸，这四个字，带着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天真烂漫和顽皮，带着一个参军三年的革命战士的崇高和尊严，像四块尖利如狼牙的横飞的弹片，撕裂了马龙飞的倨傲的心房，一股猝发的痛疼使黑鹰团团眼冒金星，充溢其胸的是一种受了侮辱的恨火怨毒，每一组肌腱都鼓荡得簌簌颤抖。

他把指向小号手的马刀抽回，又缓缓地扬起，右臂拉向身后，在抡臂猛劈的瞬间，他产生了十分之一秒的迟疑，这是来自他内心的犹豫：

如果他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巨人，他愿意跟他拚杀五十个回合，当对方失手被他把刀剑击落在地时，他也会说：“把刀拣起来，老子杀一个没有武器的人，算不上好汉！”即使对方重新抬起刀剑把他砍伤、杀死，他也死而无憾，因为是死在一个强者手里。

可是，他面前站着的的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显然不是他的对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举的不是千斤大鼎而是一根稻草，有什么荣耀可言呢？

马龙飞错了，他面对的是真正强硬的对手。

他的对手的锐利的武器不是滴血的刀剑，而是极度藐视他的目光。

刀剑可以刺伤皮肉斩断筋骨，藐视的目光却可以击碎高傲自信和自尊。

在马龙飞抡臂欲劈而又迟疑的瞬间，小号手的眼光竟然先击中了他：“你算个屑！有谁怕你？！”马龙飞觉得所有风雕都活动起来，向他发出“嘻嘻”冷笑，极目处，黑青色的祁连山在他眼前倾斜起来，觉得自己头晕心颤，颓然欲倒。

马龙飞竭力稳住身子，感到了自己的虚弱，似乎已经难以承受这可怕的时刻，他产生了毁灭一切的激情，重新运了一口气，挥刀猛劈。

小号手看着对手的刀划出红色电光般的弧线，他连眼皮也不眨，依然挺立在那里，直到他的左肩被刀刃喀嚓切人，发出重浊的骨折之声。

一劈两半或一斩两截都是不确切的，马龙飞的刀是从小号手的左肩斜向右胯。他期待着小号手在刀落之时，会发出一声撕肝裂胆的惊叫或是噗嗤一声跪地哭喊求饶，但他失望了，小号手紧咬血珠滚出的双唇连个“哼”字都没有出。在他上身下身都倾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时，那双慢慢凝定的眼睛盯视着马龙飞的满脸血迹，依然是极度的轻蔑，仍然是那四个字：

“你算个屑！”

小号手完成了自己的塑像，躺在河西走廊的沙砾中。

所发生的这一切——包容万象的心灵搏战和敌对行为，只发生在十五秒钟之内。

五十年后，在西路军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小号手那把压瘪了的铜号和他的事迹，姓名籍贯是从他的一个染血的学文化的小纸本上找到的：

我姓刘，叫苦娃，四川万源，麻家坳人，七岁给大财主刘西禾家放牛，十三岁参加红军，改名喜娃。

刘喜娃，学文化，为穷人，打天下；

苦不怕，死不怕，干革命，走天下。

后来征集史料的人，三下万源，都没有打听到刘喜娃的家。

马龙飞也因这个小号手的无畏的感召和轻蔑的羞辱，载入了史册。

马龙飞盯视着他刀下的小红军，佝偻下一米八三的腰身，一把扯下他披在身上的破毡片，擦了擦七星长刀上的血迹，他避开那双稚气的瞪圆的眼睛，却无法逃避给他致命伤害的声音：

“你算个屑！”

这个轻蔑的词，又在他的胸腔里爆裂开来，闪着火光，三十年的人生尊严被这声辱骂击碎了，他又觉得这声辱骂带着十五岁的孩子的崇高与威严，像只沉重巴掌打在他的腮帮子上。

这声辱骂带着一种难忍的辛辣味，在马龙飞心底滞留了两年，直到他死之前，又借用这句辱骂打在日本侵略军松井少将的脸上。

然后才开颜一笑，瞑上了双眼。

此时的马龙飞，手提着滴血的长刀，并没有盖棺论定，他还要继续为恶或是行善、犯罪或是立功。

我们不能像老太太给三岁孩子那样解释历史，说：“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坏蛋！”历史，要站在高处看。为镇压太平军留下恶名的左宗棠，在河西走廊上，绿叶森森的“左公柳”却给他留下了爱民如子的光辉形象。

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反转过来，人也不能脱离历史。马龙飞也这样，怎样来审视他手中这把滴血的长刀呢？

这把长刀曾砍掉冯玉祥国民军的头颅；也曾劈开国民党孙殿英四十一军官兵的胸腔。有多

少对有多少错？

这把刀也镇压过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它的功罪由谁评说？请看《青海三马》中的历史记载：

一九二二年，马麒派侄子马步元率骑兵镇压今同德赛力克寺藏族僧俗等的抗税暴动。近千人的马部骑兵先镇压了环曲乎、环科日两个部落，接着攻入赛力克寺，焚烧一空。那一年，马龙飞才十五岁，他就骑马上阵挥刀杀人了。

一九二七年马仲英^①倡乱发生河湟事变之后，一九二九年春天，从藏区挥戈指向西宁地区，攻取了贵德、湟源，马麒派胞弟马麟率兵截击，差一点被俘。那时，马龙飞的长刀上又染上了同族弟兄的鲜血。这里面有多少是多少非？

再看《青海三马》中这样的一段历史记载：

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间马彪师各族先后渡过颍河，常以“小骑群”的游击形式，袭击淮阳一带日军，而主要任务是侦察淮阳一带敌情……最后以马秉忠全旅人马渡河，围困了淮阳城。当时日军从开封调来了一百辆大卡车援兵。双方展开激战，马秉忠旅长在苦战中中弹身亡，马彪师长坚令血战到底，并派一旅旅长马元祥率部渡河支援，马元祥旅长也在战斗中负伤。

事后，在水寨为阵亡将士马秉忠等召开军民追悼大会，并在墓前立纪念碑。

马龙飞也在被追悼之列，那时，他躺在抗日战场上，他身边是与他同时中弹的黑色骏马，手中握的还是七星长刀。象征马家军荣耀的七颗金星在夕阳中闪烁。他的血一滴滴渗进中州大地，和着颍河水潺潺流淌，正像那个小红军的血流在河西走廊的沙砾之中。

日军虽然打了个“胜仗”，但它付出的代价却是双倍的惨重，松井少将听说砍死他的小野少佐的马回回团长也受了重伤，他望着布满皇军武士尸体的原野，怒声吩咐：

“抬他来见我！”

“恐怕不能！”松井的副官诚惶诚恐地说。

“为什么？”

“抬在半路上他就会死！”

“那好，我去……”

松井跳下高大、火红的大洋马，站在马龙飞面前：

“你是马龙飞？投降，我可以饶恕你！”松井的汉语说得很好。

马龙飞躺在地上，滴血的嘴角绽开了一朵微笑。那个十五岁的红军号手无限膨大地出现在他面前，在他心灵上划出伤痕的四个字，又尖马一样戳了他一下，他寻到了最为有利的武器，比他的七星马刀锐利十倍，它不能砍伤松井的皮肉，却能刺碎这个侵略者的心：

“你算个屁！”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马龙飞不懂得杜甫诗，却懂得名马。当他看到马贩子田世昌骑着这匹“黑钻石”而且千金不

^① 马仲英原名马步英，是马步芳的近族兄弟，因家族派系斗争，在倡乱时改名马仲英，以示与马步芳决绝之意。